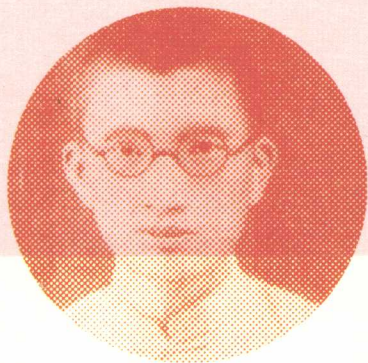


废名作品新编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廢名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废名作品新编

吴晓东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10.2
I217.02
F33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名作品新编/吴晓东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ISBN 978-7-02-007536-2

I. 废… II. 吴…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3887 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王景林

废名作品新编

吴晓东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536-2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文学史家通常既把废名(原名冯文炳)视为京派小说的鼻祖,同时又把他定位为自成一家的小说名家。废名的小说尤其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他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长篇小说《桥》等都可以当作诗化的田园小说来读,这些小说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封建宗法制农村为背景,展示的大都是乡土的老翁、妇人和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靈魂,给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他的这类小说,尤其受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笼罩了一种出世的色彩,濡染了淡淡的忧郁与悲哀的气氛。因此周作人在给《桃园》所作跋中说,“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一种悲哀的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

废名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5)、《桃园》(1928)、《枣》(1931),长篇小说《桥》(1932)、《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等,大都以自己的故乡湖北黄梅作为题材或背景。他从30年代开始集中创作的一些散文中,也每每向故乡的童年生活回眸,这些

别致的散文所状写的儿时旧事,完全可以与小说中的乡土事迹进行比照。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一文中对废名作品中作为文学世界的故乡有如下描述:“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的活到那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沈从文是从“乡村空气”的角度进入废名的文学创作的,这种视角与周作人不谋而合。他们都从废名的作品中嗅到了某种空气,沈从文的“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的说法更贴近废名营造的原生态的质朴而淳厚的乡野气息,而周作人则捕捉到废名小说中淡淡的悲哀的色彩和氛围。沈从文看到的是一个令他感到真实而亲切的乡土,周作人所表达的,则是对这一乡土世界必然失落的怅惘的预感。

如果说,《竹林的故事》、《河上柳》、《菱荡》等短篇小说中令读者嗅到“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那么,长篇小说《桥》中则浸透着一种世外桃源般隐逸的空气。《桥》的隐逸色彩表现在它有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废名倾情讲述的毕竟不是真正的桃花源故事,小说中的田园视景尽管不乏诗化的韵味与出离尘寰的格调,却同时也像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混合了牛粪与稻草的气息,或许这才是令废名魂牵梦绕的真实的乡土。流泻在废名笔下的,就是那浸透着牛粪与稻草气味的,既零散又无序的儿时乡土的断片化记忆。

1937年抗战的爆发改变了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讲师的废名象牙之

塔里的生活,他回到了老家湖北黄梅,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的编者朱光潜之邀,废名创作了以自己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小说更接近于信史而远离虚构作品,基本上可以当作废名故乡避难生活的传记来看。而充斥于小说中的莫须有先生的长篇大论也值得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真对待,小说由此堪称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涯的另类心史,是废名在小说中一再提及的“垂泣而道”之作,在某些段落可谓是忧愤之书,甚至可以说是像当年鲁迅那样忧愤深广。废名极力使读者改变对30年代那个疯癫癫的莫须有先生的印象,以期引起读者对小说中的宏论充分重视,正是因为小说中表达的是废名在整个抗战期间避难乡间从事的思考,其中的思想大多关涉国计民生,伦理教育,生死大义,道德信仰,是从底层和苦难生活中逼出来的活生生的念头,而非象牙塔中的凭空玄想。

从文体学层面上说,从30年代的《桥》到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表现出废名卓尔不群的艺术品格。批评家刘西渭曾经这样评价废名:“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往返的桃源。”^①这个让“少数人流连往返的桃源”,就是废名所精心建构的别开生面的小说世界。朱光潜把《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桥》之所以是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的文章,朱光潜认为主

① 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第132页,郭宏安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要的原因在于它屏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故事逻辑,“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因此,如果为废名的小说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说他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堪称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

而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则发明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体——一种兼具哲理感悟和浓郁政论色彩的,以史传为自己的写作预设的散文体。以往的评论都倾向于以“散文化小说”来定位《坐飞机以后》,废名自己也称“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他在《坐飞机以后》中可谓自觉地实践他所说的这种“散文体”的写作。为了承载史传功能,废名把散文体向更散的方向作去,以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散漫无际的大杂烩文体,他把自己抗战期间在乡下避难的全部思想,甚至战时写的那本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的断片,都一股脑儿塞到这部小说中了。废名堪称找到了一种集大成的写作方式,集历史、文学、宗教、道德、教育、伦理于一炉,小说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史论、诗话、传记、杂感、典故、体悟、情境……都因此纳入到小说之中,也可以说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他人无法贡献的文体形式。

废名的诗在现代新诗史上也是自成一格。在史家眼里,废名是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群体的一员,但

却被视为现代派诗人群中最晦涩的一位^①，这也多少影响了废名在诗歌史上的声誉。或许可以说，废名作为一名诗人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具有诗化特征的小说的烘托。单从诗歌体式上讲，废名诗歌的不足还是比较显见的。卞之琳的评价最为到位：“他的分行新诗里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难辨，层次欠明，他的诗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多数场合佶屈聱牙，读来不顺，更少作为诗，尽管是自由诗，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②尤其是废名的诗歌语言过于散文化，白话化，打磨不够，有时尚不及小说语言精炼，则是更明显的缺失。但除却上述不足，废名诗歌独特的品质却是他人无法贡献的。这种特出之处可能正在于他为现代诗坛提供了一种观念诗，一种令人有出尘之思的幻象诗，一种读者必须借助禅悟功夫才能理解其深玄奥义的理趣诗。

幸好废名对自己的一些诗作有独家的解释可供参考，这就是本书最后收录的废名《关于我自己的一章》，提供了我们进入废名晦涩的诗歌世界的一个途径。

本书在编排顺序上力求有新的尝试。从散文开始，是想先给读者呈现一个传记形象的废名。废名的散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对自己的生活的摹写，有着真实性的生活经历为依托。二是废名对自己的作品以及中国文章的言说。本书所收的散文的一部分即展示了废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的理解，而另一部分则可以做废名的传记材料来读，呈现给我们一个童年记忆和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废名的形象。而

① 参见蓝棣之：《现代派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② 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莫须有先生传》与《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虽为小说，且主人公也似乎是“莫须有”的，但是里面的本事却大多是废名自己的，小说就有了自传体的味道，尤其是后者，更是写实性的作品。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开端就呼吁读者把这部小说当成历史和传记来认真对待，所以翻检今人关于废名的传记，写到抗战阶段，所借助的材料大都出自《坐飞机以后》^①。所以本书的读者从散文读到《莫须有先生传》，再到《坐飞机以后》，会渐渐在眼前清晰起来一个废名其人的形象，在此基础上进入废名号称难懂的《桥》和更晦涩难懂的诗歌，是一个不妨一试的阅读顺序。

本书受惠于王风博士编辑的《废名集》。《废名集》被学界誉为《鲁迅全集》之后现代文学领域编得最好的作家文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王风从原始报刊筌路蓝缕般地搜集整理出来的，在版本和校勘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令人叹服。本书所收作品基本上选自《废名集》，包括题注和校勘，也一并照录。同时王风博士慷慨允诺我采用《废名集》中精心搜集的珍贵的废名照片与废名手迹，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废名的哲嗣冯思纯先生授予版权，同时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先生对我的信任，以及本书责编徐广琴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

吴 晓 东

2009年5月12日于京北育新花园

^① 如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目 录

前言	吴晓东	001
----------	-----	-----

散 文

说梦		001
往日记		009
斗方夜谈		015
看树		026
古槐梦遇小引		028
今年的暑假		030
悼秋心(梁遇春君)		032
知堂先生		035
北平通信		039
蝇		044
三竿两竿		046
陶渊明爱树		048
钓鱼		050
中国文章		052

随笔	054
父亲做小孩子的时候	056
树与柴火	061
打锣的故事	063
放猖	067
散文	070
我怎样读论语	074
《废名小说选》序	080
谈杜甫的“登楼”	083

小 说

莫须有先生传(节选)	086
第二章 莫须有先生下乡	086
第四章 莫须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	093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节选)	099
第二章 莫须有先生买白糖	099
第七章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107
第十七章 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	123
第十八章 到后山铺去	142
第十九章 路上及其他	160
柚子	178
浣衣母	188
阿妹	196

火神庙的和尚	205
竹林的故事	214
河上柳	221
桃园	225
菱荡	234
枣(旅客的话一)	239
墓(旅客的话二)	243
纺纸记	248
桥(节选)	255
万寿宫	255
闹学	257
“送路灯”	259
棕榈	262
清明	265
路上	268
茶铺	273
花红山	277
今天下雨	281
桥	285
八丈亭	289
塔	290
桃林	294
水上	300

钥匙	306
----------	-----

诗

梦之二	313
-----------	-----

琴	314
---------	-----

灯	315
---------	-----

泪落	317
----------	-----

海	318
---------	-----

镜	319
---------	-----

掐花	320
----------	-----

妆台	321
----------	-----

无题	322
----------	-----

自惜	323
----------	-----

镜铭	324
----------	-----

秋水	325
----------	-----

赠	326
---------	-----

花盆	327
----------	-----

理发店	328
-----------	-----

北平街上	329
------------	-----

飞尘	331
----------	-----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初冬大雪后,夜半作。

是日鹤西回保定。	332
----------------	-----

灯	334
---------	-----

星	335
---------	-----

十二月十九夜	336
宇宙的衣裳	337
寄之琳	338
街头	339
雪的原野	340
四月二十八日黄昏	341

诗 论

关于我自己的一章	342
----------------	-----

散文

说梦

S 笑我的一枝秃笔，我可觉得很哀，我用他写了许多字。

我想，倘若我把我每篇文章之所以产生，写出来，——自然有些是不能够分明的写出来的，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或者可以证明厨川白村氏的许多话。好比我写《河上柳》，是在某一种生活之中，偶然站在某地一棵杨柳之下；《花炮》里的《诗人》，是由某地起感。我的朋友 J 曾怂恿我这样做，但这又颇是一件寂寞的事呵。

记得什么人有这样意思的话：要多所忘却。真的，我忘却的东西真不少，都随着我过去的生命而逝去了。我当初是怎样的爱读《乡愁》，《金鱼》（俱见周作人先生《现代日本小说集》）这类作品，现在我连翻也不翻他一翻。我的抄本上还留下了不少的暗号，都是写《竹林的故事》时预备写的题材，现在我对着他，正如对着一位死的朋友，回忆他的生前，哀伤着。《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是我过去的生命的结晶，现在我还时常回顾他一下，简直是一个梦，我

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我的杰作呵,我再不能写这样的杰作。

我当初的天地是很狭隘的,在这狭隘的一角却似乎比现在看得深。那样勤苦的读人家的作品的欢喜,自己勤苦的创作的欢喜,现在觉得是想像不到的事了。但我现在依然有我的欢喜,此时要我进献于人,我还是高兴进献我现在的欢喜。不过我怕敢断定——断定我是进步了。

我曾经为了《呐喊》写了一篇小文,现在我几乎害怕想到这篇小文,因为他是那样的不确实。我曾经以为他是怎样的确实呵,以自己的梦去说人家的梦。

我此刻继续写《无题》,我也还要写《张先生与张太太》这类东西。就艺术的寿命说,前者当然要长过后者,而且不知要长过几百千年哩。但他们同是我此刻的生命,我此刻的生命的产儿,有时我更爱惜这短命的产儿。好罢,我愿我多有这样的产儿,虽然不久被抛弃了,对于将来的史家终是有一点用处的。(附说一句:我对于梅兰芳君很觉歉仄,因为《张先生与张太太》那篇文章里我提起了梅君的名字,梅君那样的操业是只能引起我的同情的。)

我的脾气,诚如我的哥哥所说,非常急躁,最不能当住外来的激刺,有时真要如“石勒的杀人”,——我到底还是我罢,《石勒的杀人》不终于流了眼泪吗?

我有时实在一个字也没有，但我觉得要摆出一张白纸。过了几个黑夜，我的面前洋洋数千言。

最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

有许多人说我的文章 obscure，看不出我的意思。但我自己是怎样的用心，要把我的心幕逐渐展出来！我甚至于疑心太 clear 得利害。这样的窘况，好像有许多诗人都说过。

我最近发表的《杨柳》（无题之十），有这样的一段——

小林先生没有答话，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里只有杨柳球，——除了杨柳球眼睛之上虽还有天空，他没有看，也就可以说没有映进来。小林先生的杨柳球浸了露水，但他自己也不觉得，——他也不觉得他笑。……

我的一位朋友竟没有看出我的“眼泪”！这个似乎不能怪我。

佐藤春夫很有趣的说道：

“一个人所说的话，在别人听了，决不能和说话的人的心思一样。但是，人们呵，你们却不可因此便生气呵。”

是的，不要生气。

我有一个时候非常之爱黄昏，黄昏时分常是一个人出去走路，尤其喜欢在深巷子里走。《竹林的故事》最初想以“黄昏”为名，以希腊一位